

彭公案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彭公案(下)

第七十九回	武杰施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	(1)
第八十回	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	(8)
第八十一回	徐广治探松林庄 马万春筵接群寇	(15)
第八十二回	武杰养伤真武顶 胜奎剿灭松林庄	(24)
第八十三回	武国兴大闹胜家楼 银头叟亲传惊人技	(33)
第八十四回	采花蜂大闹上蔡县 苏永禄巡捕恶淫贼	(41)
第八十五回	尹亮误入纪家寨 烈女无故被贼杀	(48)
第八十六回	陈清捉拿采花蜂 尹亮夜入三圣庙	(56)
第八十七回	采花蜂夜入胜家寨 苏永禄设计捉淫贼	(64)

第八十八回	群贼聚会溪花庄 苏永禄偷探贼穴	(72)
第八十九回	粉金刚暗探溪花庄 苏永禄定计拿淫贼	(79)
第九十回	神手将拿获淫贼 赤松林路逢群寇	(87)
第九十一回	怀安县贼寇劫钦差 蓬莱庄贾亮定巧计	(95)
第九十二回	朱桂芳公馆送信 定妙策共破贼巢	(103)
第九十三回	审淫贼完结大案 诛恶霸公颂清平	(111)
第九十四回	众英雄三探画春园 刘德太中计被贼获	(119)
第九十五回	徐广治辱骂群贼 高通海绝处逢生	(126)
第九十六回	胜奎献计请英雄 侠女复探画春园	(134)
第九十七回	群雄共探画春园 英雄谈笑破削器	(142)
第九十八回	侠良姑镖打周坤 纪有德献策定计	(149)
第九十九回	群雄共破画春园 刘芳奋勇战贼寇	(156)
第一回	高源捉拿傅国恩 徐胜单探磨盘山	(162)

第七十九回 武杰施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

诗曰：

烟山烟水烟树昏，
茅屋深处米家村。
老夫专享安闲福，
不论阴晴不出门。

话说吴铎正自站在把式场内，说了几句朗言大话，忽听那正南上有人说：“我来也，看你有什么能为？”跳进去，站在当中。彭公一瞧是武杰，回头问徐胜说：“你叫他去的吗？”徐胜说：“不是我叫他去的。”大人说：“他一个人哪里赢的了贼？”正说着，只见武杰与吴铎二人交手，战了几个照面，一腿正踢在贼人的左胯上。吴铎说：“哎呀，好娃娃！你伤了我啦！”并獬豸武峰一伸手抽出刀来，抡刀跳至当中，说：“我来着他！”高源看见说：“不好，这伙贼人是要杀人！”忽见正西人声一片。红眼狼杨春抽出刀来，他一眼瞧见彭公与高源、刘芳、徐胜等在人群之中站立，他心中一动，知道这事不好，怕彭钦差带人来拿他们。他一想，“先下手的为强，莫若我给他明枪容易躲，暗

箭最难防,我先杀他为是。”

想罢,方要动手,只见正西来了有二百名官兵。有本处的守备彭应龙,乃是河南参将彭云龙之弟,由武举人在兵部效力,升了漾墩的守备,乃是要缺,兼理民词。今日接了上站的札子,说有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今日到漾墩,茶饯或者住在这里,尚在两可之间。今日一早,他骑马到东郊看操,见关帝庙前有刀枪架子,还拦上绳子,不知因何缘故?他回衙门,派人查去。不多时回来说,是开镖局子练把式的。彭爷吩咐说:“你去告诉他们,今日过钦差,不准在此招摇是非。”那士兵奉命到了那边庙里,被法空抢白了几句,他回至衙门,把和尚不遵王法,他要立定了镖局子,一并连老爷他还骂了几句。彭应龙一听,知道今日钦差不定早晚来,他又是一个细心人,想这事要教钦差查出来,我担一个地面不清之罪,这还了的!吩咐千、把等官,调二百步队,各带军器齐集衙门。这彭应龙立刻带领众人,来至关帝庙中,见那些看热闹之人不少。彭老爷吩咐人等,快拿这一伙人。那玉面如来法空与青毛狮子吴太山等一瞧,知这事不好,连忙的各拿兵刃,飞身上房,呼哨一声,群贼四散逃走。那看热闹之人一乱,四散奔逃。彭应龙吩咐,勿令贼人一名漏网。武杰提单刀追下并獬豸武峰去。

彭公见众人大乱,无可奈何,说:“高源,你头前开路,我要回店歇息歇息。”刘芳说:“我叫官兵人等给大人引路。”彭公点

头。刘芳回头叫：“本处守备老爷，急速赶散闲人，今有钦差大人在此。”彭应龙听了，连忙带领兵丁人等，来至大人面前说：“漾墩守备彭应龙，来给大人请安。”彭公吩咐引路。此时关帝庙前闲人散去，群贼也各自逃生去了。

武杰见这伙人往西北逃走，他自己施展陆地飞腾之法，追至黄昏时候，也不知武峰往哪里去了。天色已黑，也不辨东西南北，又不见一个村庄，自己顺路走了有半里之遥，只见那正北有一点灯光闪出。既至临近，乃是一个山庄，有六七十户人家，村口路西有三间西房，内里灯光隐隐。武杰上前叩门，只听里面有人问：“是找谁呀？”“哐”把板门开开，手执一个灯笼，出来一个半百以外的妇人，身高六尺，头挽发纂，身穿月白布女褂，蓝布中衣，足下半大脚，黄脸膛，吊角肩，小圆眼睛。一见武杰说：“你找谁呀？”武杰说：“我是远方人，从此路过，错过店道，求你老人家开恩，我借宿一夜，喝一点水。如方便，不论是什么吃食，给我些吃也好，明日一总叩谢。”那老妇人听武杰之言，说：“我家并无男子，你既要借宿，你进来罢。”

武杰进去一瞧，北里间屋内点着灯呢，屋内也无有什么摆设。武杰坐下，那老妇人把灯点上，自己往后去了。武杰坐了片刻，只见那老妇人出来，给武杰斟了一碗茶，又拿出一壶酒来，摆上两碟菜，说：“客人，我们这荒庄野径，只可吃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可吃的，你喝酒罢。”武杰说：“老太太，我是远路

至此，求老太太赏饭吃，我实感恩不尽了。”武杰吃了两杯酒，觉着头眩眼晕，心中发慌，天地乱转，倒于地下，不醒人事。这婆子一阵冷笑，说：“这娃娃，你飞蛾投火，自来送死，老娘我结果了你罢！”他走到外面，把门关好，复又来至屋中，拿起一口朴刀，照定武杰抡刀就剁。忽听后边窗户外说：“妈妈，且慢动手！”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正是九花娘。他从老龙背与他两个哥哥桑仲、桑义火烧了欧阳德，他三人收拾细软到了这里叫靠山庄。九花娘他母亲在这里住，人皆呼为桑妈妈，以开贼店为生。他有熏香蒙汗药，今日用蒙汗药迷住了武杰，方要杀时，忽听窗外说：“母亲不要杀他。”九花娘自外边进来，一见小蝎子武国兴倒在就地，他用灯一照，说：“好俊一个人物。把他带到后面，我有主意。”桑妈妈抱武杰至后院上房内，放在西里间屋内床上。九花娘说：“妈妈，你可收拾几样菜，我要喝点酒。”桑妈妈答应去了。这里九花娘看那武杰五官俊秀，天姿丰雅，更在韩山、徐胜以上。九花娘不由淫心荡漾，自己到那边取过解药来，坐在那武杰身旁，倒出些解药来，抹在鼻孔之中。武杰少时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只是那边一位千娇百媚的美貌女子，笑吟吟坐在那里，说：“你醒醒，坐起来喝碗茶。”武杰说：“唔呀！这是哪里呀？你们要拿我呀！”九花娘一伸手扶起那武杰来，他紧贴着武杰的身坐下，说：“你莫嚷！我是救你的恩

人,你须从我一件事。你姓什么,叫什么?”武杰说:“吾姓武名杰,字国兴,徐州沛县人氏。你姓什么,叫什么?”九花娘说:“我姓桑,名叫花娘,行九,这是我娘家。你今来至此处,也是三生有幸。我把我母亲叫来,叫他给预备酒菜,你我喝一杯酒,然后拜天地成为夫妇。”九花娘叫他母亲两声,他母亲立刻来在屋内,问:叫我做什么呢?”九花娘把他要与武杰成为夫妇的话说了一遍。桑妈妈说:“很好!我给你们收拾菜去。”转身出去。

武杰见九花娘有十分亲近之心,他自己心内说:“我师傅欧阳德死在他的手内,今日我又遇见他了。我必须想一个高明主意,害了他,替我师傅报仇雪恨才好。我又没有一个高明主意。”自己犹疑不定。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娘子,你既愿意跟我作为夫妇,你方才是用什么计策治住我的?我怎么糊糊迷迷的?”九花娘说:“我在后边听有人叫门,我娘把你让进来,要害了你,得些财帛衣服,是用迷魂药治住你的。我瞧你是少年之人,死了可惜,我救你到这后边来,你我结为百年之好,成为夫妇,你想好不好?你我又年岁相当,你也长的好,我也配的上你,咱们两个郎才女貌,作一个地久天长的夫妇,你说这事好不好?”武杰说:“好是好,你把那迷魂药拿来我看看?”九花娘从地下西边一个抽屉桌儿上,抽开小抽屉,取出两个小磁壶儿,一个白磁红花,画的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流”；那个是蓝的儿，上书龙睛凤尾蛋黄金鱼。他把两个磁壶儿放在桌上，倒出些药面来。那白壶内所装是白药面，是解药，清香异味。那蓝磁壶内所装之药是红药面，其红似火，香味异常。他指定两样药面，合武杰说：“这红药面是迷魂药，人要闻入鼻孔，内有一股香味入窍，人立刻昏迷不醒，这药在蓝磁壶内。”接着又指那白药面说：“那是通灵还生散，要被迷魂药迷住，非此通灵散不能苏醒过来，在那白磁壶儿装着。”武杰说：“果然是真香，你用药迷我过去，试试真假。”九花娘用手摸点药，给武杰鼻孔内一闻，武杰立刻昏迷过去，不醒人事。九花娘连忙用解药给他解过来。武杰楞了片刻，说：“好药，好药！”那九花娘说：“果然是好药，天下无二，我可以算第一份了。”武杰说：“你家就是你母女吗？”九花娘说：“还有我两个兄长，名叫桑仲、桑义，他二人皆在绿林中，今夜出去做买卖去了，连探鸡鸣驿我那边庙里的事情。”

武杰说着话儿，他立刻伸手捏了一点迷魂药，一个冷不防抹在九花娘鼻孔之中，说：“我试试你迷忽不迷忽。”九花娘昏迷不醒人事。武杰又倒出点迷魂药来，站在屋门等候。不多时桑妈妈从厨房收拾了四样酒菜，用托盘端着。一进门来，武杰伸手接过托盘，趁势用药向桑妈妈鼻孔一抹，桑妈妈立时倒于就地，不醒人事。武杰把二人全皆捆上，放在屋内。武杰把四样菜放在屋内桌上，自己取酒壶来，自斟自饮，心中甚是高

兴,说:“我要把这两个人杀了,也是一宗人命官司。莫若我叫本处官人套车,叫他们送我至宣化府府衙之内,叫本处老爷治罪于他,彭钦差明日也该至宣化府了。”

武杰正自高兴,听的院内“扑通”两声,跳进两个人来,说:“天到三更之时,为什么还不睡呢?”武杰一听,吓的忘魂丧胆,要叫人拦在屋内,如何是好?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

诗曰：

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上啜黄鹂。

鸟声花媚随人意，不赏春花也是痴。

话说那小蝎子武杰，他在靠山庄把妖妇九花娘母女用迷魂药拿住，捆好了放在屋内。他自己饮酒。忽听院内有脚步声，正是九花娘的两个胞兄桑仲、桑义。二人去探鸡鸣驿天仙娘娘庙中这事，既至到了那里一问，知有本处地面官人稟官，由庙中抄出来两个死尸，此庙入官。桑仲、桑义二人回来，要给妹妹送信。一进院门，武杰听的明白，急忙捏了一点迷魂药，暗暗藏在屋里门后。桑仲在前，一进门，被武杰用药一抹，正抹在鼻孔之中，一阵昏迷，倒于就地，桑义也被武杰所迷。天有四鼓，武杰全都把四人捆好，自己喝酒以候天亮。心中甚急，恨不能一时天亮才好。正是：

白昼怕黑嫌天短，夜晚盼亮恨漏长。

只候至东方发晓，天色大亮，自己出去，一直到了靠山庄

街上,问本处乡约、地保在哪里?有人指示明白。武杰立刻找着乡约周英、地保刘信二人,要了一辆车,拉九花娘母女兄妹四人。武杰说:“我是跟钦差彭大人的,你们帮我送到宣化府知府衙门,我必有重谢。”周英、刘信二人说:“这是我们份内差使,理应送去。”

三人赶车,到了宣化府衙门以外。武杰说:“哪位值日?”有班头姚变过来说:“我该班,你找谁呀?”武杰说:“我是捉住著名的贼匪,害我师傅之人九花娘等四个人,烦你通禀一声。”姚变答应,立刻进去禀报门公,门公禀明知府王连凤。

这位老爷。他乃吏员出身,在任三年,剥尽地皮,爱财如命,其性最淫。自去岁在本处城隍庙降香,路遇九花娘眉眼传情。王连凤乃酒色之徒,他一见这样美貌妇人与他眉眼送情,他如何放的过去?他遣家人过去,问那妇人是哪人氏?他回衙等候。不多时,家人来说:“小人去问那妇人,那妇人说你回去罢,叫你老爷今夜在书房等候。”王连凤一想,天下就有这样容易的事,自己在书房备了一桌酒席,在那里慢饮等候。天有二更之时,外面九花娘从房上下来,一见王连凤带笑说:“老爷受等了,我一步来迟。”王连凤看那九花娘桃红色的女帕罩头,身上穿宝蓝绸子大镶提花绦女褂,银红色中衣,足下金莲二寸有余,又瘦又小,面似桃花,白中透红,红中透白,杏眼含情,香腮带笑,手中拿着一个小包袱,坐在王连凤肩下说:“大

人不必犹疑，我是靠山庄之人，丈夫故去，我跟我母亲度日。来此探亲，路遇老爷见爱，我来此相伴，住宿几日。”王连凤说：“美人贵姓？”九花娘说：“我名九花娘，娘家姓桑。”王连凤说：“多承美人一番怜爱之心，真是‘月明书院美人来’，你我吃一杯罢！”二人吃了几杯酒，留九花娘在书房屋内安歇。二人尽欢一夜，鸾颠凤倒，锦帐温柔，被底风流，不可尽述。王连凤已入迷途，留九花娘在此连住了几日。九花娘本是水性杨花之人，他就够了，瞧着那王连凤也无用了，一个人能有多大精神，王连凤也实不能与他追欢取乐。九花娘告辞走了，王连凤还送了他些衣服首饰，九花娘也时常来此看望。

今日王连凤他正在闷闷不乐，家人来报说：“有一个人名叫武杰，他拿获了九花娘全家四口，送在大人台前来。”王连凤说：“你去，先把那九花娘四人领进来，我随后再问那武杰就是了。”家人出去，到了外面，叫班头姚变跟他来至武杰面前，说：“武杰，你把这四人叫他苏醒过来，我要问问他的口供，老爷吩咐出来的。”武杰说：“那行了，我把他四人解过来。”一伸手把解药掏出来，往那九花娘四人鼻孔中一抹，立刻苏醒过来，只是发楞，迷迷忽忽。姚变说：“跟我们来罢！”同家人王海带四人至书房之内。王连凤说：“美人你来了，我正想你呢！”九花娘一瞧，心中说：“我一迷忽，怎么来至这里，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么？”想罢，一瞧自己被绳绑二臂，连母亲哥哥都是这样。

王连凤亲解其绑，家人把那三人也都解开了，叫他们坐下，细问情由，九花娘把昨晚之事细述了一遍。王连凤说：“美人不必害怕，我告诉你罢，我已把那武杰稳住了，我给你报仇。你在这里吃酒罢，我传伺候升堂。”叫三班入役带武杰，家人听见，立时传出去。王连凤叫家人预备一桌酒席，伺候九花娘母女兄弟四人，在书房吃酒。他换了官服，立刻到了二堂，吩咐人带武杰上堂。三班人役一喊堂威，说：“带武杰！”武杰上来跪下，口称：“老爷在上，我武杰叩头。”王连凤问说：“你是哪里人氏？在那里拿来四个人？”武杰说：“吾是徐州沛县人氏，因找吾师傅来至此处。吾听吾师傅的朋友说，吾师傅被妖妇九花娘所害。吾昨日在靠山庄失迷道路，遇见那桑婆子，吾求点水喝，他用药把我迷住了，吾即不知人事。又被他女儿九花娘把吾放开，吾问他是何人？他说他叫九花娘，特意救我，愿意我成为夫妇。吾假意允了，稳住他，用计把他全家拿住，叫那靠山庄的地方人等用车拉至此处。求老爷给吾细细审问，好与吾师傅报仇。”王连凤听了说：“本府我听明白了，你是假充官人，在此搅乱我的地面。拉下去，先给我打！”三班人役过去，要拉武杰。武杰一见，说：“且慢！狗官，你今想要打吾，吾有个地方合你说理去。吾拿住妖妇，你还这样要打吾？”说着一飞身，窜上房去，说：“吾去见钦差大人，把你告下来。”知府方要说拿人，忽听外面人报：“钦差到！”知府连忙带人出衙门

去迎接那钦差,这里早把公馆预备好了静候彭公。

那彭公在漾墩,跟守备彭应龙到了那公馆之内,见里面摆设一新,少时兴儿坐轿亦到,彭公住宿一夜。次日起的身来,徐胜、刘芳、高源三人给大人请安。大人说:“那武杰昨日没回来?”三人齐说:“没回来。”大人说:“如在哪里路上看见他,叫他跟我当差,我提拔提拔他。念他师傅待我那点好处,行侠作义一生,今死在妖妇之手。我要拿住妖妇,必要把他碎尸万段,方出我胸中之气。我到一处地方,必亲口嘱托一处。”正说着,守备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这地面行文该管之处,拿那妖妇九花娘。他在鸡鸣驿妖言惑众,目无法纪,真是该碎尸万段。”彭应龙答应了一个“是”。大人用了早饭起身,在路上无话。至日色平西,到了宣化府。

王连凤带阖城文武迎接大人进城。方到公馆要下轿,武杰过去给大人请了一个安,说:“大人救命,冤枉哪!”彭公说:“武杰,跟我进公馆来,我有话问你。”武杰立刻到了上房,大人净面吃茶,武杰就把在靠山庄拿获妖妇九花娘之故,细细说了一遍。彭公听了,勃然大怒,说:“好一个无知的匹夫!徐胜,你跟武杰去到知府衙门,要妖妇九花娘。”徐胜答应,即带武杰至知府衙门,问班头是哪个?姚变过来说:“我就是这里的班头,有什么事呢?”徐胜说:“我是奉钦差大人之命,来此要九花娘见我们大人去。我们还要搜呢!”姚变说:“我去回禀一声。”

姚变来至书房，王连凤方把桑仲、桑义与桑妈妈、九花娘四人放走，他自己闷闷不乐，心中甚是不安。只见班头姚变进来说：“老爷，外边有钦差大人那里的差官徐老爷，他来至此处要九花娘。”王连凤说：“你告诉他，我这里没有九花娘。”姚变出来说：“二位老爷，我们知府老爷说，这里没有九花娘。”徐胜说：“你胡说，搜去！”徐胜带武杰来至书房之内，说：“王大人，你隐藏贼人四名，所因何故？大人派我向你要这四个人，是武杰明明白白交给你的，怎么说没有了？”王连凤说：“他并未交给我，我也不知九花娘是何人，我何必藏他呢？”徐胜听了，回至公馆，把知府不交九花娘之故，细说一番。

彭公为人精明，一听此言，说：“徐胜，你明日去访查贼人下落。他万不敢在这宣化府衙内隐藏，他必然逃出城外，在临近之村庄暂避几日。你明日带武杰去找他，找着下落，必要给老义士报仇雪恨，方出我胸中之气。”徐胜答应，也知九花娘是万恶淫妇，他恨不能一时获住，他好替欧阳德报仇雪恨。天晚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用了早饭，徐胜与武杰二人出了公馆，在宣化府大街上东瞧西望，见买卖茂盛，人烟不少。顺路出了北门，往西北走。天气正热，走了有七八里路，天正巳时，红日当空。往前一看，都是荒山野岭，不见有行路之人，连一个树林也没有。徐胜早晨喝了几壶酒，至此时渴上来了，觉着口中甚